

## 【醫山夜話】

病好了？

胡乃文

好多年前，一位肝癌末期病人來診，明說大醫院宣判不能救治了，只好找中醫大夫幫忙。

第一印象就是面色烏暗，腹水腫。

《黃帝內經》中“繆刺篇”云：人如果有所跌落墮墜，惡血就會留在腹內，於是腹中脹滿，不能前後俯仰，可以先飲用通利大小便之藥湯。因為這是上面傷到了厥陰（肝）之脈，下頭傷了少陰（腎）之絡，因此還可以針刺足內踝之下的“然谷”穴，也就是然谷之前血脈，放出血來。另刺足跗上的動脈，不癒的話，再刺足大趾上的“大敦”各有一個穴道，放出血，立刻好。病在左刺右邊的，病在右刺左邊的穴道。

依此可知，像跌倒墮墜，不好的血留在肚腹之內，腹中脹滿，做彎腰的動作都難。而在病人的

右邊肝發生了疼痛的癌症，跟肚腹中有惡血的情況不是很相像嗎？利用通利大小便的處方，再在左邊的“然谷”以及“大敦”放血，這種很簡單



的處置方法，應是可行的。

依照以上的判斷，我每週給病人放一次血，並且給予平肝利肝的藥物服用。八週後的一個週日，病人和家屬高高興興地來感謝我，說大醫院的診斷結果判斷癌腫消失了。

三天後，病人的親戚來看病時

告訴我，那個病人死了。我驚問：“咋死的？”答：“小車禍！”還說車體沒有甚麼受損，車內其他乘客沒有一點傷，病人也沒有甚麼傷處，就是死了。

李洪志先生講過：“有一個問題要說清，一般的氣功治病和醫院治病，就是把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的難往後推移了，推到後半生或以後去了，業力根本沒有動。”（《轉法輪》）

病人在剛跟我接觸，以及後來來治癒時，我都向他告知：重病都是由於過去所造的“業力”太重所致，如果要想痊癒，應該考慮佛家修煉之上乘功法，消除那生生世世所積累的業力。病人卻一笑置之，以為我講的業力和修煉等等與他的病情沒啥關係，根本不考慮我的建議。

其實，治病就是把那個難推到以後去了，業力根本沒有動到，病人沒有在當時抓住機緣趕緊地走上一條修煉的路，而在壯年之時，英年早逝，實在替他惋惜。

父親、母親，你們好：

我這裏不必掛念，只是很想知道家裏一些情況，望能來信告之。

我的事情希望你們不要為我難過。我沒有參與政治，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政府和社會的事情，我只是為法輪功說一句公道話。我並非盲從，我僅僅堅持自己對“真善忍”的信念。面對自己和良知，我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口是心非，任何外界的力量也不會改變的。

看了一些關於文革歷史的書，使我對人生和社會有了不少認識，人很容易被帶動，盲從地被輿論和觀念所帶動。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選擇是理性的、平靜的，因為“真善忍”是深藏在我心裏與生俱來，最珍貴的東西，從小到大，不曾改變。

我沒有虛度時光，你們以後會明白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最最值得的，只希望自己真的擁有神的稟賦，永不墜低俗，希望那“真善忍”的聖潔之光永駐在我心中，照徹我義無反顧的路，將生命化作一片淨土，恭迎萬古的榮光。我想，塵埃落定之日，當是世人驚醒之時。

順便提一下，他們說判我四年，一個月後可能換個地方集中，但我想肯定用不了四年我就會獲得自由，也正是所謂“欲知松高潔，待到雪化時”吧，我對此很樂觀。

望你們保重身體。祝一切好！

志明 2001年9月27日

曾經在理想和現實的邊緣上掙扎的我，無奈地把善良和純真留給過去，遺忘在童年那個北方偏僻的農村。奉行著“兩耳不聞窗外事”這個現代中國人的做人準則，為生計奔波，為名利追逐，在茫茫人海中上下沉浮。

曾經不知世間信仰為何物，敢教

道德文章  
注解

文/定平

過去一直不理解，為甚麼古人把道德與文章緊密聯繫起來，也不理解古人說的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的真正內涵。一天，忽然領悟到其真正內涵，“道德文章”的內涵其實與修煉有關。

“道德”是道和德的組合，既互相聯繫又有不同內涵。老子寫的五千言《道德經》給後人留下了數不盡的疑團。後人站在不同的層次和角度去解釋，不僅讓人不得要領，反而讓人越來越糊塗。其實，《道德經》是高深修煉的東西，遠遠超出人的認識，只有正法、正道修煉的人在一定層次上才能真正領悟；不修煉的人，無論有多大學問，有多麼聰明，也難以窺測道和德到底是甚麼。道也叫法，就是宇宙的真理或宇宙的特性。德是存在于素。循道者，必行善積德，福壽雙全；背道者必作惡損德，災難不斷。

因為這宇宙中有一個理叫“不失者不得”。行善者付出自己的善心和利益，上天就用德給予補償；作惡者損害了別人的利益，上天就剝奪其德作為懲罰。人的幸福與不幸福，有錢與沒有錢，都是由人所帶的德的多與少所決定的，德多，人的一生就幸福美滿；德少，人的一生就不幸福，甚至多災多難。

那麼，為甚麼把道德與文章聯繫起來呢？文章是人間用於表達道和法的載體，古人說的“文以載道”，其實已經把道德文章的內涵解釋出來了，只是人迷於常人之中，心性達不到，難以理解了。

由此可見，道德是根本的東西，文章只是表現道德的工具，如果文章缺道缺德，就成了精神垃圾，禍害世人；如果文章表達了道德的內涵，就是真正的精神食糧，福益身心。綜觀中國古代文化，凡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佳作都是順天厚德的道德文章，而且都與修煉、向德有聯繫。隨著社會的發展，現在人已經忘記了道德文章的真正含義了，把文章本身也當作了謀生甚至是追逐名利的工具。在末法時期，文章竟然墮落為誹謗天法、傳播仇恨和謊言的工具，實在讓人痛心疾首。

人這樣生死不棄，驀然回首，卻恍然大悟，這一場手足兄弟的緣分，三十個春秋，交織了歲月的故事，只為奏響那深沉的樂章——生命因真善忍而永恆！這個主題不是用筆墨寫成的，而是弟弟用青春揮灑而成。

## 青春的樂章

胡志華（上接第一頁）

棄修煉法輪功，志明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實法輪功對社會對人民有百利而無一害。

隨著鎮壓的升級，部隊搞“人人過關”，志明的處境也越來越難。2000年3月至5月，志明被空軍政治部關押在北京西山的空軍某處施行“轉化”。由於志明不肯放棄修煉，5月底，迫於中央的壓力，空軍司令部 and 部隊領導只好讓志明復員回家。在這期間，警察抄了志明在單位的住處，除了看到法輪功書籍之外，還發現了志明給“希望工程”捐款幫助失學兒童的收據。這件事在空軍系統引起了強烈的震動……

復員回家後，警察經常到家中騷擾。家不能呆了，志明開始了“雲遊”生活。2000年6月後，我們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。直到那年9月，聽說志明在上海的朋友家時被國家安全局逮捕。沒有逮捕證，也沒有任何法律手續，志明和他的朋友們就因為自己對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以“非法聚會”的莫須有罪名被抓走了。

幾個月後，父母收到警察局的通知，確認了志明被捕的下落。後來，又收到了通知——志明被判處四年監禁。

2001年的10月份，和志明同住監獄的一名犯人獲釋放，帶出了志明的一封信。看到弟弟的信，我淚眼朦朧，往事像潮水一樣湧進我哽咽的喉嚨，沖擊著我那顆在物慾橫流中封塵的心。

放



暑假回家是最快樂的時候了。志明讀軍校的第一個暑假回家，我發現他多了幾分軍人的英武之氣，多了成熟與穩重。我們一起游泳、打乒乓球、下圍棋、探討哲學、暢談人生。

畢業後，志明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讀研究生的機會。在讀書期間，他省下錢為父母添置了洗衣機和彩電。

1996年，我來到美國加州讀書，畢業後，家中的經濟條件有了根本的改觀，但志明依然生活節儉。記得我第一次從美國回北京，看到志明簡陋的宿舍只有一張床和一把吉他，再就是書。

研究生畢業後，志明被分配到北京空軍訓練研究所工作。1998年，他寫信告訴我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——修煉法輪功，同化“真善忍”，返本歸真，欣喜之情溢於言表。後來，從信中得知他被破格提升為計算機室主任、和單位年度的優秀共產黨員。

就在我們這個家蒸蒸日上的時候，1999年7月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將中國大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惡浪。國內開始了對無數普通百姓的抄家、抓人……身在部隊的志明首先受到了沖擊。單位領導天天找他談話，讓他放